

枯水季

邓建华

我们说的西围子，娘不熟，但娘清楚，这肯定是年轻人捣弄出来的新名字。团头湖就那么大，她应该搞得清楚的。

娘笑问，团头湖大小四十八矶，西围子是哪个矶？

八十八岁的娘，算是问到了点子上。我答，就是石坝矶。

娘就明白了，笑骂，把个名字叫洋气了有什么用，石坝矶又不差。

我刚从西围子回来。心血来潮要做旅游开发的几个年轻人，想从我这里寻找团头湖的故事，以丰富他们的解说话。我能给他们说的，无非是这六千亩水面的团头湖曾是八百里洞庭的一部分；无非是告诉他们，这里有新石器时代遗址，我们现在喜欢搭帐篷的地方，正是先人从洞庭湖上岸搭窝棚的地方；无非是说道关于吕洞宾游湖的传说，更多是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；无非是团头湖及其植物、动物、人物、文物、风物的故事。如今的团头湖，像是湘江这根藤上结的一个硕大的瓜。而西围子，仅仅是湖西老渡口边上，一个向湖中伸出的小小半岛。村民们称这样的半岛为矶，西围子就是石坝矶。

为什么要叫西围子，原来石坝矶在围湖造田时，住了上百户人家，也围筑了上百亩田，后来退田还水，人搬到高处的丘陵，大约还能看出一二土围子的痕迹。微信、抖音里一传，西围子就被叫开了。

西围子最好看的时候，是从前没人来搭帐篷的时候。那时，岛上横七竖八长满野玫瑰，风一吹，蜂蝶飞舞，满湖飘香，有几头黄牛、水牛在低头吃草，调皮的白鹭鸶时不时停靠牛背、牛角；那时，野鸭子一群群、一对对在湖中嬉戏，母鸟偶尔会寻到僻静的灌木丛中产下一窝蛋，农历三三左右，会有人来寻鸟蛋；那时，会有人划着一个大木盆或者小木划，到湖中间捞丝草，用草刀砍断水草，让它们像云朵一样浮出水面，捞到木盆、木划里运至岛上，晾干后挑回家剁碎喂猪、喂鸡鸭；那时，会有些老人来捞螃蟹、虾米，有一两个打甲鱼的汉子，枯守于岛尖上，死盯着湖面，只要有甲鱼冒头，鱼叉钩就会摔出去，那绝技中了鱼了得。当然，那时没有微信，很少有人以影像资料记录这些，更不要说是候鸟过境的喧嚣，和汛期来临惊涛拍岸的威势。

娘问我西围子的近况时，正值枯水季。枯水季的西围子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湖水干枯，柴油机帆船没有办法接送客人，船老板卷着袖子在湖滩上寻他那三只黑山羊；小镇上来的几个女子在软乎乎的水泥地上寻找贝壳和湖蟹。她们带过来的宠物狗，时不时冲到湖中间，沾一身泥回来，引起女人们大声呵斥；湖中间有着大大小小、层层叠叠探索者的脚印。当然，也有他们被泥汙粘住的拖鞋、掉落的矿泉水瓶、捕捞的小网兜等。

枯水季的大湖，大面积的湖底露了出来，也留下大大小小的水凼子，算是给白鹭鸶留下一个个嬉戏、觅食的佳境。枯水季的西围子，帐篷里的热闹气氛蔓延不开。

我在周边胡乱地拍了张照片，就回到了老娘身边。娘问我从哪来。我就说了，从西围子来，脚上还沾着泥呢。

娘问：现在人多不？

我说：水枯了，人就不多了！

娘说：等开春了，水涨起来，我就要去看看热闹。

水涨起来了，鸟会多起来，还有地木耳和枳树菌。我给娘描绘着开春后的场景。

我许诺，人多起来时，我就牵着她去看看。娘点点头，笑了，说：我是要去看看。

没等到水涨起来，没要我牵，我娘，在枯水季一不留神就走了。

娘是否独自到过团头湖的西围子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在梦里，娘没有说话。在梦里，我也没有问。

春水蓄满大湖时，我打开手机相册找娘，我悄悄问了一声：您来过吗？

眼眶里的水，瞬间，涨了起来。



浏阳河上的磨盘洲。

通讯员 摄

后悔折断一杆苇穗

张永中

地，是昨天的雨浇湿的地，空气润润的，有点小清凉，明天就是秋分，往后就是金风玉露了。

确定孙女已进校门，妻说，出去走走，便出去走走。导航在浏阳河上的磨盘洲。

磨盘洲，位于浏阳河下游中段，九道弯里的某处。洲，不大，洲头洲尾溜达一圈，也就几十分钟的事。为什么叫磨盘洲，也不见它形如磨盘，倒更像一片树叶，或一粒瓜子。

上洲，两岸都有可步行或骑行的栈桥通达。今天来洲上的人，不多。街道、小区，公园无不是它的主场。磨盘洲，也是。栈桥边，一枝斜出的棠花就在伸手便够得着的高度。我攀它下来，对着那密集的小金花再度辨认，仍然是细小的四个小尖瓣儿，五瓣儿的架势，便是缺着一瓣的位置。确定了，那看似缺了一瓣的地方，正伸出一束细细的蕊儿。低处的几枝还在密密匝匝地开着花，而高一层，再高一层的，好些枝条早已挂满三棱形的果泡了。

凌霄，攀附在一墩树桩上，以肥绿和艳红比衬着干枝的枯瘦。路脚边，有细小的草花装点。小小的喇叭花，朝华夕萎。成阵仗的是狼尾草，灰白的一大片直往河边铺去。

花和树，依然完美地开着，长着。并不因为造访者的稀少而不热闹。热闹着的当然少不了棠树。最近，棠树在网上霸屏了。棠树，以它的繁华、多彩、幻变，成了秋令花色的主角。街道、小区，公园无不是它的主场。磨盘洲，也是。栈桥边，一枝斜出的棠花就在伸手便够得着的高度。我攀它下来，对着那密集的小金花再度辨认，仍然是细小的四个小尖瓣儿，五瓣儿的架势，便是缺着一瓣的位置。确定了，那看似缺了一瓣的地方，正伸出一束细细的蕊儿。低处的几枝还在密密匝匝地开着花，而高一层，再高一层的，好些枝条早已挂满三棱形的果泡了。

凌霄，攀附在一墩树桩上，以肥绿和艳红比衬着干枝的枯瘦。路脚边，有细小的草花装点。小小的喇叭花，朝华夕萎。成阵仗的是狼尾草，灰白的一大片直往河边铺去。

花和树，依然完美地开着，长着。并不因为造访者的稀少而不热闹。热闹着的当然少不了棠树。最近，棠树在网上霸屏了。棠树，以它的繁华、多彩、幻变，成了秋令花色的主角。街道、小区，公园无不是它的主场。磨盘洲，也是。栈桥边，一枝斜出的棠花就在伸手便够得着的高度。我攀它下来，对着那密集的小金花再度辨认，仍然是细小的四个小尖瓣儿，五瓣儿的架势，便是缺着一瓣的位置。确定了，那看似缺了一瓣的地方，正伸出一束细细的蕊儿。低处的几枝还在密密匝匝地开着花，而高一层，再高一层的，好些枝条早已挂满三棱形的果泡了。

关于钟馗，故事很多，传说纷纭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：唐明皇病中梦见一大鬼捉住一小鬼，诘目而啖之，自称是不第的武举钟馗，誓除天下妖孽。唐明皇醒后，病也好了。于是召见吴道子，授意作钟馗像：赤足袒臂，手持宝剑，捉一小鬼，以此告示天下，共庆太平。

烟霞散人的《钟馗传》，身世一样，也说是钟馗进京赶考，成绩优秀，但面相丑陋，不被录用，钟馗一气之下，以头触柱而死。到地府被阎王爷封为驱魔之神。中国的民间传说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版本很多而情节大致相同。而钟馗的形象主要表现形式是绘画，吴道子作画，张贴千家万户，通俗易懂，因此广为人知。

钟馗的形象，大多是水墨画，也有瓷画、木刻（拓片）、石雕、泥塑、陶塑、剪纸……有钟馗出游、钟馗嫁妹、钟馗骑鬼等，不管姿势服饰，故事情节怎么变化，其相貌的丑陋，疾恶如仇的心理，几乎是一致的。虬髯惊目，佩剑执笏，袒胸露臂，威风凛凛，鬼见胆寒。而不第的身世，令他疾恶如仇，使这个驱鬼大神的形象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。

据老家湖南传说，钟馗在酃县（现炎陵县）还当过县令，故事说，钟馗将阴府受封炎陵县府知事一事，托梦告诉了炎陵的一位生前好友。为了怀念这位清官，县里百姓为他在大裂谷山腰建了一座庙，名为宁国五子庙，该庙很小，位于大裂谷山腰。还请画匠画了钟馗的文武两种画像，用石板镌刻拓印，邑人争相购买。据说，在钟馗画像上方，加盖“酃县知事衙门”的四方大印，驱邪效果更佳。

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，刘邦置酃县，

沿着水边的环洲步道上，随处都是可以小憩的木条椅。要么坐下来，就可听到杨树叶带点干涩的沙沙声了。柳条只见垂摆，声息却近于无。这时，有虫声依稀传来。蟋蟀的，不知在哪从草下，声音短而急，潦潦草草的几声，像是被老师压着背课文的小学生，随时都准备着逃离的样子。竟然还有蝉，蝉声和蝉体都混在柳树皮里，变成褐色。这个时令，该是寒蝉了。

水，似乎不急，都皱在一阵一阵的秋风里，款款盈盈的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秋水的样子。水与岸擦出的声音刚好掩住远一点的尘嚣。一点一点的人形，一行一行的车流，一幢一幢的楼影，如连续放映的默片。

岸，并不单调。在桃树、乌桕、水杉、柳与水线之间，还长着芦苇、芒、葛蔓和拉拉草。

看来，这窄窄的河岸地带，并不是芦苇的主场。或许是地段的原因，它们纵着，横着，都长不开来，所以成不了阵，成不了荡，更成不了海。

我把手伸过缠绕着的拉拉藤，除了带细锯齿边的苇叶稍稍把我手背蹭一下，那棵被我相中的芦苇，并没做什么反抗，便在“咔嚓”一声声响中，让我轻松拿下一穗来。我摩挲着这茎略带甜润清香的苇穗，想象着将它插在书桌花瓶里的样子。

时已入秋，洲上的花草依然繁茂。高的，矮的。匍地的，牵藤的。草从花叶间，虫儿们进进出出，鸟儿们起起落落，这真是一个丰富无比、少人打扰的小世界。

秋的基调就是金黄。眼下，开白花的飞蓬已经颓然谢幕，现在该是千里光接棒的时候了。千里光的黄色，也只是秋色的闹台序曲，再过一阵子，便是野菊花的天地。只有野菊花开了，那灿灿的正黄，才是秋的真容。这响亮的菊黄，是可以穿越整个冬天，然后与迎春花

花和树，依然完美地开着，长着。并不因为造访者的稀少而不热闹。热闹着的当然少不了棠树。最近，棠树在网上霸屏了。棠树，以它的繁华、多彩、幻变，成了秋令花色的主角。街道、小区，公园无不是它的主场。磨盘洲，也是。栈桥边，一枝斜出的棠花就在伸手便够得着的高度。我攀它下来，对着那密集的小金花再度辨认，仍然是细小的四个小尖瓣儿，五瓣儿的架势，便是缺着一瓣的位置。确定了，那看似缺了一瓣的地方，正伸出一束细细的蕊儿。低处的几枝还在密密匝匝地开着花，而高一层，再高一层的，好些枝条早已挂满三棱形的果泡了。

关于钟馗，故事很多，传说纷纭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：唐明皇病中梦见一大鬼捉住一小鬼，诘目而啖之，自称是不第的武举钟馗，誓除天下妖孽。唐明皇醒后，病也好了。于是召见吴道子，授意作钟馗像：赤足袒臂，手持宝剑，捉一小鬼，以此告示天下，共庆太平。

烟霞散人的《钟馗传》，身世一样，也说是钟馗进京赶考，成绩优秀，但面相丑陋，不被录用，钟馗一气之下，以头触柱而死。到地府被阎王爷封为驱魔之神。中国的民间传说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版本很多而情节大致相同。而钟馗的形象主要表现形式是绘画，吴道子作画，张贴千家万户，通俗易懂，因此广为人知。

钟馗的形象，大多是水墨画，也有瓷画、木刻（拓片）、石雕、泥塑、陶塑、剪纸……有钟馗出游、钟馗嫁妹、钟馗骑鬼等，不管姿势服饰，故事情节怎么变化，其相貌的丑陋，疾恶如仇的心理，几乎是一致的。虬髯惊目，佩剑执笏，袒胸露臂，威风凛凛，鬼见胆寒。而不第的身世，令他疾恶如仇，使这个驱鬼大神的形象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。

据老家湖南传说，钟馗在酃县（现炎陵县）还当过县令，故事说，钟馗将阴府受封炎陵县府知事一事，托梦告诉了炎陵的一位生前好友。为了怀念这位清官，县里百姓为他在大裂谷山腰建了一座庙，名为宁国五子庙，该庙很小，位于大裂谷山腰。还请画匠画了钟馗的文武两种画像，用石板镌刻拓印，邑人争相购买。据说，在钟馗画像上方，加盖“酃县知事衙门”的四方大印，驱邪效果更佳。

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，刘邦置酃县，

县治设楚国庞县故地，借助庞县昔日的灵气，从“人杰地灵”中取一个与“灵”字谐音的县名，加上所选的地方通过画师画下来正好像一个篆体



作家写作家

我与李君剑是湖南省作家协会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七届研讨班的同学，他给人的感觉是热情、喜欢交朋友、话比较多。

后来，李君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，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在风雨中前行，一步步朝着理想负重前行，对文学一往情深，近乎偏执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少年的他开始写日记，萌芽了“作家梦”。白天地下劳动，夜晚除了睡觉就是在煤油灯下看书和创作。

他回忆说：“第一次看书如醉如痴，应是我还没启蒙前。那是冬天的夜晚，我捧着连环画在煤油灯下阅读，直到鸭舌帽檐燃起火苗烧得头皮痛，才如梦初醒。应该从那时起，近视这个隐形杀手就将魔鬼鬼祟祟地伸向了我的眼睛。”

第一次配眼镜是在1981年的春节。那个年代，在农村种田的农民都没人戴眼镜，在乡亲们眼里，戴眼镜是知识分子的象征。

李君剑配了眼镜却不敢在外面戴，只有晚上睡前看书、创作时才用。农村里晚上照明只有煤油灯，他的父亲心疼那少得可怜的煤油，骂他浪费了钱，说他在灯下看书和创作，眼睛会更加近视。他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家里的墙缝中、门帘里，经常准备了“侍候”他的南竹条。为了继续“作家梦”，他东躲西藏，有时躲在厕所中看书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李君剑创作的一首诗《石矶湖的工棚》，发表在沅江县文化馆主办的《琼湖》杂志，《绿衣使者报》《湖南教育》杂志等也发表了他的一些作品。他创作的散文诗，还荣获了沅江县文化馆主办的全县征文比赛一等奖。在当时的沅江大家皆知他痴迷文学，广播电台也经常播出他的稿件。

他说自己多年的创作换来的变化是“一双越来越近视的眼睛”，不变的是对文学的痴迷。

2007年4月，突如其来的脑梗死，使他左手指既握不拢也展不开，左脚趑趄着走不稳。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，半年后，身体基本上恢复了，却元气大伤。身体的糟糕，却不影响他的文学事业，一路上他收获了点点滴滴的快乐。

他采访了捐献眼角膜的盲童、神舟12号航天员汤洪波、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段意花和黄黎明等，发表多处杂志刊物上。先后荣获了《散文选刊》杂志“中国年度散文二等奖”、《光明日报》主办的“濠江杯”“逐梦中国·我的读书故事”全民阅读征文二等奖、教育部关工委社区教育中心和《课堂内外》杂志等数十次奖励。他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，还被评为“团中央分类引导青年工作活动案例《身影》榜样人物”。

2024年初，李君剑的散文集《城市梦中是故乡》出版了，由散文名家梁瑞柳作序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仓、江子、庞余亮写了推荐语。

李君剑说：“文学给了我高度近视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努力地寻找文学女神。”

我为李君剑这种“不为命运所屈服，历经磨难历经千辛万苦坚持写作、坚持为人民放歌”的精神感动。

（作者，女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李君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）

文学路上追光者

王文华